



牧民新書 十二

73
5106
11

卷十二



門 7 卷 3
5/06
卷 12-11

牧民新書卷之三十四

冽水 丁鏞 著

工典第十

山林
修城

川澤
道路

繕廨
匠作

山林

山林者邦賦之所出山林之政聖王重焉

周禮山有三等曰大山中山小山山林有三等曰大麓中
麓小麓各置官十有二人為之守禁仲冬斬木而萬民
之斬材有期日邦工之輪材無禁制凡竊木者有刑罰
春秋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月令云季夏命虞而行
木仲冬伐木而取箭已自堯舜之時其法本然故舜納



于大麓。者掌材之官也。天官太宰收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蓋以棺槨葦炭莫不於是乎。取資也。自周以上。尺地寸壤莫非王土。王以其田授民。收其田租。王以其山授民。王以其林授民。王以其川澤授民。收其賦貢。以貢。王用自給。以降。王無尺寸之地。以自封植。就民田。收租。則民怨。就民山。伐木。則民怨。太阿倒柄。久假不還。王者無權。民不知德。此誠務者所深憂也。乃我邦山林之政。唯有松禁一條。檜柏楓樾。一無所問。至於松禁法例。特嚴條甲。至密然。蒼生送死。生民日用之物。不開一竅。全塞四嚮。其勢不得不潰決。而奔放。命令既亂。民莫通。

逆或空言以設禁。或按法以行罪。山林日積財用。日匱上之無補。於國計下之不给。於民用一縣之令。無如之何。唯於法條之內。參酌謹守。以免目前之罪過而已。封山養松。其有屬禁宜謹守之。其有奸弊宜細察之。續大典曰。諸路黃腸封山等處。遣敬差官慶內道。安陽禮泉。盈德。開慶。奉化。寧海等七邑。全羅道。順天。巨唐。島興。陽折。則十年一取。江原道。三陟。等二則五年一取。擇取樺官。東南之內。樺官。海島之又曰。諸道封山禁松。犯斫者。重論。上律。自下。至杖六十。當宜。松山。樺材。即臣守令。擅許。擅伐者。以私賣軍器律論。中外。各。所。代。補。裕。田。教。火。者。以。一。律。論。

通編云監官山直
重棍守令勿羅

嶺阮禁卷處定標之內冒耕放火者

亦依拾田律○禁柁節目云沿海遼三十里雖私卷山一體禁斷○又云風落松勿許發賣仍於所倒處朽之○又云黃腸山伐木依尺寸徑板其兩端截去者勿許發賣仍於本處燒之○大典注云生松犯斫人處私自懲贖守令違時許贖論○按國無美材唯松是用宮室推擲成以松造而其禁條之廣且密如此法安得行矣試論莞島一處餘皆類非莞島者黃腸之封也僉使守之縣監管之木使禁之監使領之小則決棍其費五千大則訊杖其罰四千其費數萬然環莞島數百里之地

宮室仰莞島舟楫仰莞島推擲仰莞島耒耜仰莞島蓋者仰為陶者仰為薪者炭者仰為瓦鋪乎地汎乎水然乎竈藝乎爐者無一而非莞島之木由是觀之制法有未善其犯之者未可以盡議也一民就囚百株加斫本以木入選以木出本以木死選以木生謂伐木以當贖錢此其自然之勢雖商鞅臨之亦莫之禁也監守之利吏校之肥小民之初毒 國家之所失餘無為也山則以童材則以擾法則以廢財則以耗餘無為也官倣古法官以仲秋監民取草官以仲冬監民取木其可材者卷之其不可材者鋤之其叢茂者疏之其壅腫者除之官收其

賦以補公用民受其契以忘後惠公私之便莫此為善
然一縣之令無如之何宜知此意禁則禁之犯則寬之
毋令民財日削公私日損抑所宜也○梓材或出之日
數郡齊動萬民呼邪捍吏豪校鞭背蹴隄鏡村咸
以錢防疲瘡殘疾其役偏枯亦收之所宜念也凡引重
之法治道為先造車次之道既平濶三人當十人之力
車又圓轉十八當百人之力何苦而不為是也游衡車
者先朝城萃之所製也其車一輛費不過百錢梓材
一段不足以任一車而兩人曳之兩人推之兩人護之
六人而已若夫連拖之木其載車卸車皆費人力者宜

作起重小架縛木為三義形亦可以省力也於是量用
幾人乃於民力均攤毀棄之錢雇人以運之則民無害
矣

茲山筆談云般材必出於封山宜於封山建立般廠聚
般匠以居之專一造般其修改舊般及以私山之材造
般者亦令載木至廠以造之其別處造船者用私鑄之
律如是則般材發賣可補公賦一便也眾工聚居其藝
必精一便也或造或修般材無漏一便也以此材造此
般均所不免而既設廠以監之則其斬伐有節又一便
也然一縣之令將若之何○俗稱風落裕必生虫蛀甚

則曰風字從虫所以生蟲豈不愚哉凡禽獸急死則味
美緩死則味惡詩傳有上殺中殺下殺之說凡草木急死則液全緩
死則液瘁此自枯松之所以生虫也若風落之松則何
必然矣風驟之初即用斧斤與斬伐者同今也不然風
驟之初莫敢犯手既及數月乃斷為材胡不蛀乎或謂其
在春夏液非之時亦所以生虫梓材兩端之無故焚燒亦近於暴殄
矣○一日熾熈起荒島照耀天地所焚者累千萬株島
吏縣吏與之朋奸以八十株報管以八千錢賂裨將遂
得無事而薪炭用谷量兩吏分利凡封山失火收宜親
審不可使監吏代之

異菴私議云火耕之弊古人言之曰山谷無木而沙汰
莫禁也曰野田浸沒而經用日縮也曰山林童濯而寶
貨不興也曰禽獸不息而事大交鄰交幣難結也曰帝
豹遠跡而山行者不操尺寸之兵國俗日就拙弱也曰
材木耗損而民用日窘也雖不得一切禁止山腰以上
宜令勿耕此本西庄柳先生之論

續大典曰板商必受本曹及歸厚署帖文公私棺材之
來汴京江者歸厚署什一稅稅修糶板板之不合確
材者本曹什一稅故厚署各衙門所屬必受本曹本
署兩處帖文後本道許入私商之無分文者一屬
歸厚署恩賜棺板每年二百枚唯地方官收稅○

通編云歸厚署今華屬繕工監○泃水有二流其一曰
黃號之水謂之南江其一曰綠號之水謂之北江凡二
水之沿其守令酒債皆出於屬合板然吏校捉十其告
官者一其受賂而放之者九守令捉十其屬公者一其
受囑而放之者九畢竟公材日損而無補於國用宜
倣周禮仲冬斬木林衡監之受其賦入以補公用法所
宜也然一縣之令無如之何宜知此意禁則禁之犯則
寬之母以苛酷取民怨母以貪濁取人言不亦可乎
栽植之政亦徒法而已量可久任宜遵法典知其速遞無
自勞矣

請

李東稷為全羅監司國法厲禁遠山專為漕兵繼儲養
也諸官家利其膏腴恣行火耕公諫於朝刻稼種木
梁九疇知沃川郡奉法公勤臨民簡嚴種累松子西山
三百餘株至今官賴其利

崔潤德鎮安州種柳數萬株于州治之南葺州基而捍
水災人比日崇不敢犯

劉隨為永泰軍判官軍無賊謀伐木為柵壞輒易之
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十萬株以限內外民不得擾
韓子者為江華經厯嘗至京上引見問以事公請種
木摩尼山十年後可以作柵又多設大砲則制對寇賊

兵矣如是者凡三策 上善之即命施行

農書秘笈云 生安聖錄 近來立麓在處童濯一旬之曠

川則立涸數日之兩岸則善類旱田水田俱受其損宜

但柳木一種為賦或松檟粉榆椅桐梓漆無所不可年

前故相之撰出松政節目也有萬株以上別般論賞之

議而未見一道一邑之奉行朝令者今不必別立科條

惟在乎修明舊典

經國大典曰外方禁山禁伐木故大每年春栽植釋松

或下種培養歲抄具栽種數啓聞遠者山直杖八十當

該官杖六十○通編云外邑人私植松一千株可成材

者該守令親審報觀察使論賞○素風吹子落自然成

林禁之而已何以裁為

德山樵夫作僧拔松行云白蓮寺西石廩峰有僧于子

行拔松釋松出地纔數寸嫩幹柔葉何丰茸嬰孩直須

深愛護况復老大成蚪龍胡為觸目皆拔去絕其萌孽

湛其宗有如田翁荷鋤誓長鋸力除穢莠根為農又如

鄒亭小吏治官道剪伐茨棘通人蹤又如為教兒時樹

陰德道逢毒蛇斃蛟凶又如髮髻惟鬼披赤髮拔木九
千聲詢、招僧至前問其意僧咽不語淚如粟此山養
松者勤苦聞梨苾芻遵約恭惜薪有時餐冷飯巡山直
至鳴晨鍾邑中之推不敢近况乃村斧淬其鋒水營小
校聞將令入門下馬氣如蜂狂捉前年風折木謂僧犯
法撞其腦僧呼蒼天怒不息行錢一萬緡彌縫今年所
松出港口為言備倭造艦艘一葉之舟且不製只藉栽
山無舊容此松雖禪留則大拔出裕根那得情自今課
拔如課種猶殘雜木聊禦冬官帖朝來索榷子且拔此
木山門封

大典口諸邑楮漆箭竹成籍藏於工曹本道本邑栽植
培養○桐木諸司各十株栽植培養本曹檢察外諸邑
三十株觀察使檢察○濟州三邑柑橘柚每年栽植榷
木榷木山柚子定傍近人看守兩南沿海諸邑柑橘柚
每秋監司定差負者審具數啓聞種桑條例已詳勸農篇○桐木
之植國之急務也中國之船皆用油灰船縫油者桐油
也戰船漕船公私諸船其所須桐油幾千斤矣一邑三
十株安所用矣必一邑三千株分植諸村乃可用矣但
者株數其油之自用與發賣轉賣官不復問官欲用之
以價求之無得徵歛然後民乃業種如其不賦雖日撻

而求其種不可得也○南沿六七邑皆產橘柚

西自海
南東至

順天所屬諸邑其產甚豐數十年來日衰月耗今唯貴族之家或有一株邑中唯縣官所封四五株而已詢其故曰每至仲秋邸卒持吏帖來數其顆封其幹以去及其黃熟始來摘之或風落數箇即追使補之如不可得徵其本價傾筐堅之不酬一錢烹雞擊豚其費夥然四鄰嗷嗷咸咎此家以其所費徵於此家於是陰鑽厥木攬以胡椒厥木自枯乃除其籍攬胡椒則木自死萌孽旁茁觀之剪之子落苗生隨即拔之此橘柚之所以耗也迨閭閻涸州亦有此患若此不已不過數十年吾東無橘柚矣

王祭不共特若之何大抵立法之初原有未善故其流弊至是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春風雨露自然榮茂差人看守非計也差官看審非計也但飭其種勿復照管及其熟也厚酬厥價禁其攘奪於是乎繁殖矣禁條愈密民苦益甚又誰肯種之培之乎○茶山西去百餘步有一貪士有橘一樹歲得錢五六百以納還穀其說稍漏邸卒來侵呵喝萬端突入內園貪士不堪排憤手持斧斬以予之一室皆哭余作斬橘詞以唁之

西北蒼貂之稅宜從寬假其或犯禁宜從濶畧斯可曰清吏也

續大典曰蔘商下去江界時戶曹給黃帖收稅每張三

兩無帖文八位者以濟商律論元貨屬合閩西監營及

光等鎮管底要路者驗帖文後許入一節私商之與

蔘若無帖文而私買者與受俱以潛商論

江界人潛賣買者許人執告其蔘貨全給告者○產蔘

邑守令或有境內潛商而不自發覺因事現露則從重

勘斷○閩東諸邑則進上蔘商外他道人買蔘者一切

嚴禁現捉者自本道杖一百定配○附蔘造蔘之類隨

其現發屬公一依造銀錢律處斷○崇以戶典也其燕

京倭館行商潛商收稅屬公諸禁令條例雜載於六典

刑典當事者宜考焉○紹蔘者吾東之重幣也自漢書

南北史以來凡論樂浪玄菟句麗渤海之貨皆以貂蔘

為首以禁斷之所以不得不嚴密也然國之所需唯

黃帖稅三兩而已餘所論屬公者都歸於貪官污吏之

橐不補國用徒剝民財將何益矣○江界之法凡採蔘

者搜官帖入山經秋過冬風餐露宿弗豹與屋能及與

游几死一生備嘗艱苦及其出也搜其中橐搜其懷袖

一角之蔘曾不少饒咸以輕價勒奪入庠託以貢獻悉

歸私裝奸吏猾校自下採縱賄賂所行漏竇交穿國法

不行官邪徒長究何益矣○收宜知此其貢獻所用或

給本價毋竊其制每貢蔘一兩其其餘聽其自賣毋攘

本價四百兩

一角其或犯禁者細察情理其罷殘可哀者破法以寬之其奸濫可惡者照法屬公從實報司毋或自私其有不報者留補公用或修軍兇或施武賞一鎰一銖勿以肥己則清白之名庶乎其無愧矣

續大典曰西北沿邊犯越採蔘佃獵者首從皆境上斬

犯越首倡者籍沒家產 ○犯越斬木者依採蔘律論 ○犯越人容

接教誘者與犯越人同罪知而不告者良賤邊地殘邑為奴出身以上邊堡充軍陳告者與潛商陳告者同賞

見刑典 ○條例尚多當事者宜考焉 ○案閱延茂昌虞芮慈

城今謂之廢四郡彼人採蔘者千百為群結廬張幕長

子育孫四時長留遂作居民守土之臣或專弓裝砲以

圖駐遣則彼人亦專弓裝砲以擬接戰撫然以退任其

所為守令匿不以報察司匿不以聞以千里有指之疆

拱手奉敵於亂法之民今且百年 世宗世祖經營六

鎮 穆陵之世新設茂山昔也強隣之地尚或拒之今

也 祖宗之土無放棄之此何事也故相臣南九萬力

主復郡之議柳尚運力主盛國之論畢竟姑息之計合

於時宜柳議得行南議遂格此志士之深恨也長津之

水發源於咸興之黃草嶺北流五百里至三水府葛坡

堡東入于淦水禿魯之水發源於寧遠之雪寒嶺

漢史云

辭列罕嶺亦或北流四百里至江界府高沙堡西入于
去單嶺大嶺
涿水乃於西水之沿各置五六箇小堡以作邊防而涿
水之沿東自葛坡西至高沙即四郡曠無防守則四郡
之地業已割而棄之矣強隣侵食尚云哀憤况於亂民
之犯越乎朝廷誠以此意以咨北京則烏喇總管寧古
塔將軍將糾禁之弗暇何煩乎哉矣根深蒂固歲久年
深一朝大勢有變則西北二路不復為我有豈不悲哉
先朝軫念先復厚洲一鎮計將以次收括而未及卒事
此今日之急憂也牧宜念此凡犯越之禁宜思恪遵雖
以茲生事身被流竄何所恨矣其鑿貂銀貨之日散月

漏此是糴糶之籤非所愛惜唯祖宗之土不可以不
守也

貂鼠皮鹿茸之等亦重寶也西北邊邑之例每令獵戶
入山畧給餵糧及其出也其皮其茸並無價白棄簞簞
不歸一至是矣母曰舊例自我立法凡貂皮鹿茸皆準
時估酬以米布則清白之名庶乎其流芳百世矣本土價輕

其視京價不
及其半直

金銀銅鐵舊有店者察其奸惡新為什者禁其鼓冶

續大典曰諸道產銀處設店收稅私採銀者限以身處

配無論大曹及中外營邑如有不稟朝廷新設
銀鈔店者道臣以上羅職守令以下拿問○經國

大典曰諸道產鉄處置治匠成籍藏於工曹本道本邑
每當農隙收鍊上送○諸邑寶物產處成籍藏於工曹
本道本邑者守○案周禮非人之職掌金玉錫石之地
為之屬禁以時取之自漢以來蓋鉄之權領在公家此
王公之大貨也全銀銅鉄廣設爐店以補國用全銀銅
鉄各為差等以為國幣即余之苦心也詳見田賦今之
爐店皆奸民私設亦曾收稅極其些畧而藏匿奸聚
盜興乱農者不能借備僱商者不能權貸財良田日蹙
全店買田以潤全混沌日鑿銀店鑿山他日雖有廟堂之巨議
行官採之法而山精衰歇不復泉涌為今之計莫如嚴

禁其舊有之店察其奸惡以備不虞

嘉山賦洪景來亦本以金店聚廣

其新出之甘緝其首謀以折亂萌不可已也余在西邑
有奸民三四人議設銀店受六曹閔文隨許士下來余
嚴治其民遂不奉行○金店銀店例有朔稅納于本官
為此小利自召大亂非牧民者之所為也○所謂寶物
者慶州產水晶成川產黃玉沔川產烏玉長著產黃綠
藍浦產硯石海南產羊脂石黑山海中產石雄黃之類
是也凡寶物所產皆為土民切骨之弊牧宜知此有求
勿應有告勿採歸采之日勿以一片瑪入裝中於是乎
清吏也

採金之法又有新方苟有朝令試之無妨

金護軍節金論曰吾東八路皆產黃金其所以禁之不採者為有二弊一曰妨農一曰召亂其謂之妨農者何也採金者必臨水而淘之此非寒月之所能故必於春夏為之愚民重利舍本趨末耕耘失時此一弊也其謂之召亂者何也税金之法本計人額故額多則稅多額少則稅少以此之故監採之人方其募採之日不問來歷貪多務得蟻聚烏合亂雜無統嚴止匿奸慮無不到此一弊也朝家之設法厲禁不得已也然奸民盜採終亦不息有禁之名無禁之實上不補公用下不正民習

按以王政不宜賦也今別為規制條列如左

一宜自本曹進稟啓下派差監務官八人分遣八路年年採金而一路之內置務無過一處○凡採金須於立冬日起工至春分前一日停採嚴立期限令無得踰越

○至期宜自本曹飛閱該道及本縣令自本縣加差幹事人為監官候同監採○案中四路宜各置務一處西

北兩南四路宜各置務二處不必同也

一雇人採金擇根系牢實性力勤幹者填差其掘土者百名員士者五十名自本曹另造腰牌明著烙印人給一枚使之佩持凡無牌者勿許混處每日給雇幾錢

地本

風俗各自不定○每十五名有監督一人使叟一名亦各
給餼料幾錢○又每一務置幹事人幾名亦各給餼料
幾錢○額數既定凡額外之人一切嚴禁勿許贅附以
除墮風金集之弊○按既欲火淘雖軍須有十餘名方
可以結柴樵也

一先鑿土坎如冰窰之形又起廠屋數十間下作煖炕
○百人掘土五十人擔而輸之納于土坎監務每日數
次試篩一擔以探其有無多寡切勿令軍人輩私自更
篩○篩土既滿以次移之于煖炕使之乾燥以去津濕
乃以礮石細磨碎次以疎密兩篩之先拾其粗大

者次以車送之法去其篩下之土又以篩躡之法取其

微細者

車送未詳篩框之法

終以木槽之法取其碎屑則

金之在乾土中者自無一星之漏落而一篩之土可不
日而畢篩矣軍人輩只令掘土勿令淘金則一星之金
自無遺失之患矣○大抵淘沙得金雖是古今常法若
非暑天無以用水妨農之害職此由也黏土凝結難解
枉費時刻沙土雖曰易散亦須人力如塵之金淘之極
難今偶用此法用火代水以冬易夏誠不易之良法也
一產金多在豁谷空闊之地或與田畝連畝則必須量
給田價既採之後遷其田地其在田主不過暫時之借

也立冬以後春分以前又非耕作之時庸何傷乎且凡
田地經掘經燒有同糞壤瘠瘠為饒兼取其價利之所
在何所怨矣唯大村及墓地衝犯處不可許採

一百人一日所採雖未可逆料第以已試者言之則聚
不下七八兩今用火淘之法事既便易少勝於隨採隨
淘又凡採金之法許民亂採而逐名收稅故金多遺失
而稅入極少今定額給雇禁其私淘則一星無遺而入
於官者多矣○本曹稅納每一務許輸本色金二百兩
則八路所納當為一千六百兩其波及之餘亦足以償
雇價辦餼料雖至萬兩必無不足而監務者亦有所沾

激矣○按此則監務輩所論也若自公家別遣廉謹之
吏則一年輸入不止是矣

一以產金名者非止一二邑今年起於起處止於止處
明年又復如是則諸有隱伏轉相發告必無窮渴之日
矣

- 一採金之器一曰夫鍬方言車二曰漫鍬舊日三曰鉄
- 鑿方言曰四曰泥鑿本鑿也南方五曰夫鍾六曰竹畚
- 七曰竹篩方言曰八曰駿羅亦必有游衡小車便於運
- 出預先期豫辦
- 一見物生心人情之常專利不分神道所忌軍人雖食

雀價於其散歸之日畫給一區使之私採三日而羅無
得踰焉抑所宜也然若使之自擇其地則必留多金之
處以待私採此又不可以不慮也
大抵金否許採未及數月必致亂雜誠以逐名收稅則
入愈衆而稅愈多不厭其金集也金集既過結以亂雜
亂雜既過旋即撤羅民志不定國入以衰今用此法可
以久行而無弊銀鉛銅鐵其理亦同宜亦倣此而為之
也

列聖御製

正宗末年左議政沈煥之請禁採金

上批

曰顧今逐末之習務本為恥欲行反本抑末之政一邊

以

頒示農政綸音一遵任他游食射利可乎中諭八道俾
卽嚴禁令前設查處一切筆羅以其民歸之南晦○臣
謹按先王之法民分九職農以出穀虞以出財什採之
官歛金錫不必以務本之故而逐廢萬務特奸民之私
採者在前嚴禁必自戶曹差官往採斯無弊矣

李尚及為端川郡守郡出銀貨公曰此利窟也官人少
有不謹則身名可惜遂洗手奉公歲貢外錙銖之劍悉
用以代民繇軍丁之逃故者前時皆責於隣族今又縮
節私冗以所餘克克其侵擾

李東岳安訥為端川郡守有銀穴贖人常多公擇廉謹

吏付之取吳隱之詩高其軒曰不易心

韓社為義州府尹時燕行負譯各偷銀二千兩謂之八包
韓社為義州府尹時燕行負譯各偷銀二千兩謂之八包
包法久解弛八包外夾帶者厥數很多公一
切守法八包之外錙銖不許加帶
諸賈至有載銀還來者其弊始息

韓社為義州府尹時中江柵門後市潛賈混入者以歲
增加東銀浸江者一年之內多至五六十萬兩蓋以赴
市之日府尹不躬行搜檢而幕裨代行以易賄動故也
其後府尹覺其濫雜以為犯者既眾不可盡誅無寧收
稅以助運餉於是入者無禁但令運者計包抽稅向之
潛渡者至是而肆行無忌公申嚴禁令官市之外不許
一人挾雜守法不抗其弊頓息

補遺

姜裕後為江界府使其俗專以荃貨為業時或進入虜
境見執則辱及朝廷禁採甚嚴民無以為生公教以農
業勸課甚勤世猶不克飢凍公交我境道里與民期日
而遣之採荃曰某日皆歸見我否則當以越境論民皆
如期而至曰我侯之恤我至此若違其令殃必及焉

川澤二典二

川澤者農利之所本川澤之政聖王重焉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即水澤以瀦畜水堰瀦畜流以防

止水瀦旁之以溝瀆水行水以遂均水田水之以列舍

水

玄去列田之畦時也舍水於列中

以澮

田尾之大溝

以涉揚其莫作

田

田波之揚去前年所莫之草

○鑄案澮者畜內水俾勿外洩也防

者過外水俾勿內攻也溝者渠也澮與防皆須溝以行

水也列通作留水田之凹陷也東語云先王之法專設

一官以掌此事今之民牧胡獨袖手以坐視也湖澤有

淤宜以時疎浚也隄防有壞宜以時補葺也溝渠有壅

宜以時鑿通也方言去水崖有鑿宜以時回導也先於上流

挽回其衝畎澮有破宜勸其補完也畦留叢瑣宜勸其

拮合也以合眾留民牧之責莫急於力農之本莫急

於治水故禹稷躬稼先治畎澮史起李悝專治水利歷

觀二十二代之史其循吏茂績都在水利今之民牧乃

於茲事視之為越人之肥瘠抑獨何矣

周禮川衡澤虞之官掌其守禁收其賦稅者地官

之所掌惟其畎澮溝洫之事本冬官所掌故馬融謂司

空者司其空地者山林川澤是已考工記本亦冬

官之類而匠人溝洫之制是詳是備我邦大典山澤司

隸于工曹鑿渠灌田者工典所繫也

川流逕縣鑿渠引水以溉以灌與作公田以補民役政之

善也

國之急憂在於民庫之役歲增月羨民將不堪牧

宜相地穿渠以作公田以其歲入就補民庫之用特為
萬民之利不但數百頃良田為一鄉之賴而已○鑿渠
必先截流、者洪也編竹截流以取魚謂之洪其義相類呂梁洪百步
洪皆截流之名俗謂之防淤非矣音與義訛凡截流之法須
用大石乃能水潦不致崩潰凡大石之運必用起重諸
洪見奇品先自石所平治其道抵于截流之處作游衡
車數兩以運其石其載石卸石皆用起重架以省人力
說見上厥費乃少也
龍尾玉衡凡水車之制最是良法照鍊鉄未精製法未
熟昔淳昌中承旨景璿屢作水車終不能食效非講究

之不詳國無良工也近世博聞之士亦屢試不驗必使
百工技藝精鍊入妙而後此事可議今姑畧之
星湖先生曰天下最可惜者以有用歸之無用矣夫四野
枯槁而川流空照注海豈非可惜今壅水溉田者恒恨
水深野高或水駛易潰此皆不費力之患也水從山下
其源必高久則鑿開而勢低矣若積以歲月累石填坑
以漸遏流則沙土淤游水道亦將隨而漸高隨高增築
豈有不可灌之理

歷觀前史良牧之蹟咸在此事
西門豹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決漳河灌田鄴民大怨

欲藉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
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為史公決漳河，為
灌鄴，勞終古，蜀國芳生，指梁。

漢文翁為蜀郡太守，煎波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

其利。○按鄭國開涇水為渠，李冰開蜀渠，漢武帝開渭

渠，龍首渠。嚴熊穿渠，得龍首骨。白渠，此皆古渠，嗣茲以降，渠不可

勝數矣。吾東方言渠謂之湫。

召信臣為零陵太守，好為民興利，行視郡中，水泉開通，
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增加多，至
三萬頃，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

漢崔瓊為汲令，有澤不殖，五穀瓊為開溝，溉稻荏蒲之
地，更為沃壤，民頌其利，歌曰：天降神明，君決渠作甘雨。
○按山以澤為渠，高者種穀，下者灌水也。

唐李瀕為武功令，有六門堰，廢百五十年，瀕按故道浚
渠。○溫造為朗州開後鄉渠，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
石史渠。○李棲筠為常州，歲旱人飢，為浚渠，廩江流灌
田，遂大豐稔。

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汎，滑距城纔二里，
平按求古道，出黎陽西南，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
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遠瀆田七百頃，于河南自是滑

人無患

宋張綸為江淮發運副使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石
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
覆舟之患又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銅鉅石為
十礎以泄橫流

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
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
民稀可益招來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
陂渠古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
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

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
莽復為膏腴增六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
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佳之下
詔褒焉因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祀而王安
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高賦知唐州前守趙
尚寬留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結其後益募兩河
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
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六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
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量書虞諭宣布治狀以勸
天下兩州為生立祠

程師孟知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入為度支判官

皇明陳幼學為中牟知縣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為等隄十三道障之○按此洩水以為田非行水以灌田也
朴大夏為宣川府使鑿山通渠灌莠芽為良田民名其渠如鄭白謂之朴公狀

許晚石為燕波縣監縣北十五里作大隄穿渠灌注千餘頃隄在清州之境其始等也晚石親督之清人千百為羣發不遜語折晚石所據胡床晚石寧弓逐之清人不敢近堤成民賴其利至今稱頌

若夫不度地勢妄鑿渠路其事不集反或貽笑

高賦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安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

泃水 丁鏞 著

川澤二

小曰池沼大曰湖澤其障曰陂亦謂之隄所以節水此澤
上有水之所以為節也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造鉗庸陂累石為隄序開六石
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庸王池因以為名用畜灌溉歲
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
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王景為廬江太守郡府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勺陂

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安豐芍陂孫叔敖所
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
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
起兵夫獨調演陂之民使之完等自是無盜決者
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等塘周四三百十里灌田
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

後漢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一決壞年費常三
十餘萬昱乃作方梁石涵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
富

魏鄭渾為沛郡太守郡界下濟興陂遏開稻田頃晦歲

增租八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鄧晨為陳留興鴻都陂溉郡稻常以豐熟萬流給他郡

三國志

唐張巡為鄆縣令治鸞脰湖等環湖之堤凡九千一百
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
倍於舊三之二鄆人累石陞水關其間而高以木視水
之小大而開縱之謂之閘於是又為之益總為閘九為
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
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宋
李夷庚知湖州時鸞脰湖多廢為民田始正湖界起隄

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
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
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曾南豐廣德湖記詳
著鬻脰湖始末今姑畧之

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四三十里北
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
一伏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田記曰若隄防如法蓄洩
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蘇軾在杭州修西
湖狀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白居易為刺史
時西湖溉田千餘頃作石函記父老嘗言十年以來水

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乞浚
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父老魚鳥同泳
聖澤

明道先生以上元縣主夏攝邑事盛夏塘隄大決法當
言之府、稟於漕使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
生曰如是苗枯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
民塞之歲得大熟

曾鞏通判越州序鑑湖圖云湖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
水之出於東南者皆為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
田九千頃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其西曰廣陵

斗門曰新徑斗門其北朱儲斗門宋興民始有盜湖為
田者治平之間盜者凡八十餘戶昔謝靈運從宋文帝
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寧湖為田
顛又不聽至以語訟之則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
按曾公欲復浚湖為此圖詳其利害事竟不舉

張琳為眉州修章仇所等通濟堰溉民田民歌曰前有
章仇後張公○宋范成大知處州多山田梁天監中
唐南二司作通濟堰於松陽遂昌之間溉田五十萬畝
堰壞已五百年矣公尋迹置閘以節啓閉至今蒙利
朱子在南康軍勸農文曰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在當協

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趣時工作之人仰察列狀申縣乞
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翰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
自陳官為修葺如縣司不為措置即仰經軍投陣切待
別作行遣○朱子勸修葺陂塘帖云陂塘淺漏處亦各
併力開掘修葺如有欠闕工料支費開諸軍縣借米喫
用修葺次年送納

許元知丹陽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
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
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溉民萬餘
頃歲乃大豐

龐嵩為應天通判江寧縣葛仙永豐二縣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戶嵩為治隄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戶貧民佃之流離盡歸復明史

金堤碧骨堤記云 太宗十五年遣敬差官朴熙中與

觀察使朴習又重修之其碑曰碧骨堤其內周七萬七

千四百六步開五渠溉水田凡九千八百四十結九十

五負古籍所載也其茅一曰水餘渠跨一水至第二

曰長生渠跨二水至第三曰中心渠跨一水至第

四曰經藏渠跨一水至第五曰流通渠亦流入仁五

渠所灌土皆饒沃是渠也自百濟新羅民獲其利新羅

王二十一年始築碧骨堤至高麗顯宗時修完舊制仁宗二十一年

我 聖上乙未春命觀察使朴習等修之奏發各郡民

丁一萬名幹事者三百人起工於九月甲寅告訖於十

月丁丑隄北有木柱浦潮波奮激其南有楊枝橋畜水

洿下其用力自古為難今先於木柱浦等堰以殺其勢

次於楊枝橋立連抱之木作柱架樑為木柵五橋填之

以土又於隄防殘圯處悉皆登土填平又於隄內外栽

柳二行以固之堤之下廣五十尺上廣三十尺高十七

尺渠門望若丘壘矣中三渠因修舊石柱其水餘流通

二渠之門斬石為礎立以槐柱又當兩旁石柱低陷處

橫設槐板內外著連環鐵索以舉門板其門畜皆十三
尺石柱高十五尺八地五尺下面石縫鑄鐵錮之門之
兩旁礎石為礎上施槐板為橋以通往來時永樂十三
年也

柳磻潭馨遠口金堤之碧骨堤古阜之訥堤蓋山全州
之間黃登堤此是陂隄之巨者有大利於一方前古極
一國之力成等今皆廢決所決者不過數丈許其功不
過千人一旬之役比之初等不啻萬分之一無人建議
深可歎惜若使此三堤貯為千頃之陂則蘆嶺以上永
無凶年矣○我邦大陂又有咸昌之空骨堤隄川之義

林池德山之合德池先叶之慶陽池延安之南大池今
皆淤塞此守土者之責也

漆原縣監朴命愛應旨陳疏論隄堰 批荅曰田功之
於水利、且博哉荷甬決渠衣食億萬古今通患之道
豈使白公專利觀於碧骨合德恭儉等隄已然之設始
餘皆類推延日籌議十之七八在此一款更令申飭 臣
謹按季春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木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理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此月
令文也宜倣此文每歲季春令諸路監司之臣董修隄
防卽行奏聞無不至荒廢不治也

茶山筆談云所貴乎陂塘者芙蓉菱芡照映紅碧鮒鯉
鮒鱧游泳跳躍紅亭翠閣真然臨水畫船彩舫汎乎葦
柳不惟溉田為利也我邦陂塘皆在曠野之中數里之
間都無居人既無監守任其盜竊淺無一葉之蓮深無
三寸之魚掛屍停殞雜以糞穢亦陋俗之當改者也凡
陂塘所在宜建精舍五六間以為書齋募得廉幹之士
立之為村夫子選旁近秀才十餘人使為弟子與之監
守以種芙蓉以養魚蟹其蓮子魚蟹咸定官價凡公私
貿易咸酬其直以贖齋用蓄其羨餘以防浚筭之費其
或私盜魚蟹以肥一己者令一鄉聲罪庶乎湖山之勝

不至埋沒牧以時游衍賦詩作文亦名士之風流也

若瀕海捍潮內作膏田是名海堰

范仲淹初監西滸倉請等捍海隄於通奏海三州之境
以衛田潮授公興化令以成其役民享其利以范為姓

○按春秋傳楚司馬為掩鳩穀澤規堰五豬五堰者堰

也豬者豬也中國凡陂塘所筭通稱隄堰而東語惟以

捍潮衛田者謂之堰我邦環海筭堰為大政也

王荊公蘄縣經游記云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

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井

雞山觀碑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菴利寺雨不克東辛

已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
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端
之開善院質明時西泊舟堰下倉大梅山之保寧寺質明
觀新渠及洪水灣遠食普寧院質明時戎桃源清道二
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之民畢已受事而
余遂歸云

宋張綸為江淮發運副使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
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
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
之患十一獲多而止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

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五百州民利之為
立生祠

謝景初知餘姚縣築堤白雲柯而南至于某地截然令
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膏田

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增葺捍海堤至今賴
之號曰金公塘

申右相翼相為義州府尹等堰為稻田歲收穀數千斛
以補民役

續大典曰凡穿渠引水處或他田被割則就蒙利土中
代給○凡淤堰新築許民來訴守令親審果是眾民蒙

利處論報隄堰司後該邑守令出力助役○案凡諸官
勢家奸豪之民私自防堰者一切嚴禁宜自縣官調民
防等以補民役並見賦役篇今不再述○又凡等堰之
法須用起重架以運大石又作捍潮之臺以殺直射之
勢其說並詳田制考第十二篇今不再述

大明律曰凡盜決河防者杖一百故決者杖一百徒三年盜決圩

岸陂塘者杖八十若毀害人及漂失財物滄浸田禾
計物價重者坐贓論○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時者提

調官吏各答五十○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時者答三

十因而滄浸田禾者答五十其暴水連兩損壞隄防非人力可制者勿論

土豪貴族擅其水利專溉其田者嚴禁

王濟補龍溪主簿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里豪輸課而
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郭份為荆湖轉運使醴陵有豪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
流有古陂輒徙之田以益廢訟數十年不息公曰是不
難辨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取還陂於上流溉田如
初○案地比者田籍也見周禮小司徒

崔時高為永柔縣令有德池周四十里瀦水灌田為民
之利久矣守禦使欲毀防為田公縣報監司力言其不
可守禦使挾貴勢推壓監司為屈守禦使散軍官凌破

隄防是秋一境大儉公又報監司竟罷屯田

江河之濱連年衝決為民巨患者作為隄防以安厥居

唐韋丹為洪州刺史等隄捍江長二十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隄老幼泣而思曰無此隄吾屍其流入海矣凡為民去害與利若嗜慾

韋景駿為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汎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等隄防遂無水患

宋胡宿知湖州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思之號其塘曰胡公塘○程師孟知洪州積石為江隄後章溝揭北開以節水并降潦無水患

補遺

曾有開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每之徒冀州增隄咸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為有開曰稼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陳充佐為河北轉運使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並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督促躬為木龍以巨木駢齒詳見補遺敘災條當移入于此

湯紹恩為紹興知府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滙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積如邱陵遇霍潦則水阻以不能驟洩良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

凌則憂旱歲苦修籌紹息通行水道至三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達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脈橫亘兩山間遂興工先投以鐵石繼以籠盛整屑沉之工未半潮衝蕩不能就怨謫煩興紹息不為動禱於海神潮未至者累日工遂竣摠五十餘尋為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內為備閘三日經漢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閘之潰閘外築石堤四百餘丈枕潮潮始不為閘患刻文石間俾後人相水勢以時啓閉自是三邑方穀百里間無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廟閘左歲時奉祀不絕

陳鋼為黔陽知縣縣城當沅湘合流數凌壞廬舍鋼募人採石甃隄千餘丈水不為害

金必振為原城縣監治延水舊有防以避汎濫全是水穿防走民居一朝而流下百餘家公悉縣賞購善酒者極之死者不少水去議改籌吏民憚勞皆謂今歲之水不常有公曰今不早治後必為患遂調戶丁及僧徒日二千人曳石凡七日而隄成比初更高水患永息

李積為盈德縣令邑居為川水所鑿公私有墊溺之憂為等隄以禦其衝別開水道洩其流役月餘而畢水患由是永絕

商旅所行艤舶所聚凡可以修築者修築之

唐薛大昇為滄洲治無棣渠屬之海商浚治之商賈通行百姓歌誦又浚長蘆漳衛三河分池夏潦水不為害

○宋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港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翟濟福知南康府地濱鄱陽湖舟過風濤無所泊為築石隄百餘丈往來者便之

池澤所產魚鱉蓮芡芡蒲之屬為之屬守以補民役不可自取以養已

月令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蔽侵削

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悉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恭天子之尊猶不敢重賦池澤以取民悉况守令乎

牧之陋者每云無發我筭違恤我後竭澤以漁以供一

飽遂使鯢鮪絕種而蓮子蓮根管蒲之屬取之無節亦

不屬禁故國中陂池皆空澤而已此豈非民牧之羞哉

宜於澤旁置舍為守說見前凡有所用皆給本價設為約

條俾後人遵斯名不蔽惡棄之義也

竒處為延安府使有產鮒大池公私漁取弊及民人以

鮒魚塚嘲之公為宰曰烏可以口腹傷廉遂絕不食非

賓讌禁勿入吾州人大悅筆苑雜記墓碑

土亭李之蓋為牙山縣監問民疾苦有以魚池為苦蓋
邑有養魚池使民輪回捉魚以納民甚苦之之蓋乃塞
其池永絕後患

繕解

工典三

解字類記上兩旬風莫之修繕任其崩斃名民牧之大咎
也

牧之不仁者志在得錢計在保官上不愛君下不愛民
如是也故百度隳壞莫之思救此官解之所以常圯而
不能新也偶有一官為之修繕憑公營私濫設財費求
巧營門翻弄倉廩歛民膏血身吏朋奸竊其行餘以歸
私橐未久而發陷於罪罟於是繕解一事為陷罪之坑
雖廉幹之士昏或昏昧用靜為吉撐柱補苴苟度數年
前者既去後者復然不知此堂此館乃吾君之所以處

其牧臣接其使臣者一榘之折咎在臣身焉敢然矣
國初凡私繕解字者邦禁至嚴蓋以貪官竊行而有此
令也然廉幹之吏冒禁修舉多所營葺其事並見于名
工序記之中况今邦無禁令民有哀歎如之何其熟
視而端拱也但其役民用財咸有槩度事半功倍勞費
不多而後民情悅而疑謗不至斯其所宜兢之然致慎
者也

孫樵褒城驛記云賓至者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
至朝去者寧有頽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
鷁而後上魚釣則必枯泉涸泥盡魚而後上至有飼馬

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者難禁○
案此即不仁者處官廨之法也昔退溪李先生守丹陽
及其去也吏民欲修理衙舍則塗紙明潔如新一無疥
啞點抹之痕吏民大悅凡令之人苟不效矣此事雖微
其用心之公私可知已

唐楊歸厚為滎陽太守治管城驛劉禹錫記曰庭容牙
節廡卧囊索示禮而不恩也內庖外廩高倉邃庫積薪
就陽置葛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師
行者有饗亭挈行者有別邸周之以高墉乃樓其門勞
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其傳舍之在于

薛存義知寧陵縣縣東有山麓沮洳汚塗羣畜食辱墻
藩以蔽之公莅茲邑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蔽奸披
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公乃發墻藩驅羣畜浚疏
沮洳掘別山麓乃作三亭為游息之所柳宗元為之記
曰伐木墜江流于邑門洶土以填不在署側人無勞力
士得以利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
明遊息之道具於是
曾鞏知齊州初無客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
去則撤之既費且陋公乃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灤水
之上以舍客一名歷山之堂一名曰灤源之堂

宋朱壽昌知廣德軍重修鼓角樓曾鞏為之記曰門河
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冬十月甲子始事
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岨興復宇相瞰高不及僭麗
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
清河張侯守泗上脩淮隄捍暴備災既而曰泗四達之
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將侯堂之序新之為
勞錢之所曰思邵亭又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
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
名有所休乎乃葺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
而望西山歐陽瞻貶夷陵過泗上因為之記曰昔周單

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設梁客至不投館
霸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
而反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知善為故也

史中輝熙寧中守襄陽郡有峴山亭世傳以為羊祜之
所游止中輝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
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歐陽脩為之記曰知慕叔子之
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
沈度知建寧府從民願作崇安縣社倉以錢六萬助其
役于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存經始於七年
五月而成于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朱

子為之記歲一歛散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
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少飢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
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歐陽
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
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
康之命

夏希道為繁昌縣令縣無城垣而濱大江嘗編竹為障
以自固歲輒更之材力一出於民出入無門賓居無館
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極列無所公破去竹障垣而門
之攝序瞰江以納賓客羣吏之舍視事之廳便坐之齋

寢廬庀潘各以其序凡二千三百九十六日落成曾

豐

宋李肅知瀛州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始是而大
之其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

稼軒辛棄疾宋時人宗出知滁州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

兵議屯田乃創奠枕樓繫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

律有擅起之條邦有私建之禁而先輩於此自若修舉

大明律凡官司有所營造應申上而不申上謂不報應

待報而不待報謂不候擅起差人工者各計所役人雇

工錢坐贓論○其城垣塌倒倉庫公廨損壞一時起差

丁夫軍人修理者不在此限

大明律凡各處公廨倉庫局院房舍但有損壞當該官

吏隨即移文有司修理違者答四十○凡營造計料中
請財物及人工多少不實者答五十○案此二條雖有
擅起之禁而任其壞損者其罪必重豈可諉彼而廢此
乎唯會計當而已

金有銑為星州牧使重建政堂中叔舟為之記曰近年
以來法嚴民悍凡守邑者率皆以興作為戒坐見館廨
頽毀雖一石一瓦不復修整之袖手待遞金君至歎曰
法雖嚴不犯法何畏於法民雖悍不煩民何憚於民於
是鳩材僉工不數月訖工

金春卿為羅州牧使重修碧梧軒徐居正為之記曰今

守令其罷軟迂濶者簿書文字流汗死而魯然罔措
又違暇於外事哉間或有辨為賢能者乃誣之曰我昧
於邦禁之嚴也迫於民謗之興也雖風摧雨剝未嘗柱
一木轉一石補苴罅漏眈若逆旅坐待其敝二又改為
其病民可勝言哉今侯使民以道不傷財不違時不舉
羸既德於民何害於法

金伯謙為黃州牧使重新客館徐居正為之記曰丙申
春祁戶部順張行人瑾奉使而來居正忝遠接使陪兩
使到州適清明節設筵於廣遠樓忽風雨交作移席大
廳則廳又湫隘又無前楹以茅簷補之方燕而不止簷

溜如繩執事者需服失容金侯乃起而經始之豈非有
待耶今為守令者皆曰循翫暢視官舍如蘧廬雖一木
一石壞不復修袖手旁觀既壞而改弊必倍蓰今侯修
舉廢墜於數百年之後豈不賢哉

朱遙年為洪州牧使將建客館曰廨宇所以待賓客而
大廳乃朝朔望之正衙也地勢卑下無廉陛之嚴制度
陟隘無行禮之所歲月浸深摧圯將至盡改而新之遂
改建曹偉記之曰此觀州郡自近以來舉皆一新傾陷
頽圯十無二三其制作皆宏壯華麗倍蓰於舊豈昔之
匠石昏昧於槩獲而令之梓人皆般郢之巧耶此良由

朝廷清明中外無事民安物阜事力有裕故也○按此
卽國朝盛時也官廨興廢不足以規國之盛衰可不務

哉

朴時肅為韓山郡守秋而客館南廊壞而既霽郡人欲
修之君曰非惟南廊雖廳廡幾圯豈一舉新之郡人
謂地不產材尋尺之木皆於他山百里外取之又居吾
土者多蔽于權豪誰肯為吾役君曰不居舊屋人將不
力一朝而盡撤之郡人始憂君乃量吏才各授以職於
是籍戶出賦惟免老稚航海取材不憚險遠踰年功告
訖李穀為之記

李穰為振威縣令將建客館募集遊手食以俸祿之餘
河菴為之記曰守令之號能興作者例用民力或至於
奪民時以為民患使之比舉則止役遊手之徒使一縣
之祿南訖者不知縣官之有興作是可書也

黃永為金化縣監屬父老羣吏而謀之曰爾邑道于嶺
東北者皆由此賓旅旁午而公館隘陋實爾輩之恥也
予欲新之恐煩民力倘有能體吾意出己力而就者吾
當永復爾子孫徭役有前縣令張廉欣然進曰吾家世
居茲邑吾父江陵府使思俊嘗納贓獲于官至今為公
家役吾父為公家心至矣吾夙夜惟未繼先人之志是

懼况明府有命敢不永守於是乃自伐木陶瓦鳩工庀
事卜地于舊館之北一年而畢

樓亭間燕之觀亦城邑之所不能無者

李蔭作江華利涉亭記云邑治之有觀遊固非議矣然
當氣煩慮亂視壅志滯之時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爽
之具使之顧盼徘徊夷曠精神然後煩者簡亂者定壅
者通滯者行矣

金臺為安東府使明於決訟凡土田賦獲之訟一道之
人皆投牒監司願歸安東伸者負者俱滿其意由是收
質錢質布充滿帑箴於是以其財改構映湖樓金宗直

為之記曰樓北今且百年其間守宰豈無治其事哉而
楹榻板檻之腐梳蓋瓦紋輶之穿絃猶舊者人心不同
曲修人事者苞苴問遺之為患徒守規模者簿書期會
之不暇樓之日以頽圯無足怪已金侯之功豈不偉哉

○按質錢質布蓋謂決訟立案之作紙價也

崔善門為沃川郡守重修赤登樓令僧人普勸鄉閭得
財資若干侯必出私帑以助其費凡百締造皆聽髡緇
之募役者無絲毫擾及南晦期年而畢徐居正為之記
曰赤登江之上有院有樓實處達道之樞轄焉當大暑
祁寒之時盲風怪雨之日行者未止于茲或值跋涉

之難也道途之晚也牛馬之乏也草竊之憂也則有休
亭息亭登覽亭信宿亭燠其寒而涼其熱其德於人可
少哉

琴致湛為仁同縣監於客館之西作望湖軒姜渾為之
記曰守宰之苟簡者視廨宇之傾隘而曰是非吾事當
俟後之人是豈得歟是故守宰之修館舍不得已而不
為者與可已而不已者其失同今琴侯作西軒役用道
手之徒財籍決頌之餘不煩而事集不勞而工訖豈不
偉哉

全成安為水原府使有舊池蓋廢乃鑿而深之中為島

以翼新亭李穡為之記曰財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及其成也州人見之相顧驚駭以為何其成之易也必異物之來相也何不吾役而能若此也

朴居明為龍仁縣令就客館東建新亭不用民力金壽寧為之記曰今觀世之官守者醉夢恍惚視官府如蘆廬傾而後柱之漏而後塞之甚者一瓦不易而曰吾能字民也一草不除而曰庭無訟也廨舍之地敗恒由此輩如朴君者豈易得哉

河演為安岳郡守勤於勸督等迎春亭九月亭大樹亭魚躍亭筆鋒亭每循行田野自製農諷數闋以勸之

吏校奴隸之屬宜令赴役募僧助事是為一道

邊仁達為利川縣監將建鄉校公務之暇役以吏卒不借編氓即山伐材誘集耆大會徒分隊以輸且募髡頂日自董功不閱月而告成

閔孝悅為利川府使將建鄉校治事之暇日夜規度鳩材陶瓦並募工輪役鄉吏官奴輩不役一民期年而畢李永蒼為金海府使作燕賓樓役游手助以八番吏卒而不役一民三月而畢洪貴達為之記

孫昭為安東府使將建觀風樓召府中父老曰民之逃山林為緇髡者衆必其中有能陶埴者能攻木者能執

繩墨以度長短者其以名來翌日以數十人進之公序
其技能分任以事衆工齊奮人各競心伐木而民不知
輸材而民不知搏土而埤埴築竈而陶瓦民皆不知數
月而工告訖

鳩材募工揔有商量弊竇不可不先塞勞費不可不思省
象山府政堂改建日曆云建堂要務一曰得人以主事
二曰得人以派任三曰選工四曰聚財五曰鳩材六曰
取土七曰取水八曰伐石九曰陶瓦十曰質鐵十一曰
調丁十二曰治簿事各得宜於是乎有譽矣○所謂得
人者何也能幹者多評不欺者多愆主事之人最難得

也外村之人雖貴族鄉負揔不能糾察吏奸必於邑城
之中擇退吏老校之傑然為首者差為都監與之議事
然後察其誠偽勸其忠勤於是乎有功矣○又得幾人
金木水土各分其職專責一事勿混他務戒之以賞罰
激之以臧否各之發憤出氣爭能鬪藝於是乎有功矣
○良材非難良工實難工得其人則料事不錯料材不
濫勞省而費少工不得人則吝者鉅者受命不清直木
曲木見用失宜役夫多閒而日期淹延裁制無度而財
用耗損必於三京之中擇其國手使為都匠乃有功也
左右之人薦其私好吹其虛獎悉不可信○辨財之法

率與監司相議翻弄倉穀既犯罪律且取民怨大不可
矣或諸庫節用自有行餘苟不自吞此有財也或上司
照律多收贖錢為得題下此有財也或大風拔木即請
上司登時斬斷不令槁死則無蛀蝕苟得題下此有財
也須有備局許或我土豐穰諸路衰惡販穀而儲待春
以糶取其行餘此有財也官長雖貪勝於富商苟欲興
販豈患無術既克公用我則無愧斯不足拘也○伐材
之令最宜詳慎若先聲一播即私山養木者陰結吏校
圖免美材謀減株數奸竇以穿矣收將繕解先作間架
圖密令家人在京召工議之乃條列材木之數曰大樑

幾個棟幾個柱幾個椽幾個椳梲各列其數工則
度之山木可知大松幾株中松幾株雜木幾株小松幾
株於是以其所列陰察四境十里之內取大木二十里
之內取中木三十里之內取小木為其轉輸異勞也或
路可運者雖百張三之圍大松幾株李四之圍中松幾
株密自分定咸有成算乃召文武將吏諭之以繕解之
故遂以成算分授諸吏即刻發遣使之伐木各授印帖
錄其株數往示園主令不得加減斯無奸矣又凡伐木
之法宜遵周禮必用仲冬若春夏液溢之時斬木為材
者不出數年蛀而折矣且受木者鉅役也宜於秋季先

治道路及至季冬別作遊衡車十餘輛乘其水滑曳之
入府民力大省○取土之法宜於役處掘其面前外雖
朽雜深入數尺未有不黃壤之黏者乃以其坎引水作
池可救火災可供清燕如城有隍兩利之道也其等基
之法東俗先實瓦礫於坎中乃杵乃礎非良法也掘坎
宜取三和土即石及細沙黃土也杵等之不穀月而成
石乃安柱礎永無傾陷之病矣山谷故堂用三和土合二
餘年一塵不墜傾云
○取水之法役處有井泉陷者不必為憂若井泉在
外調水極難須於役處闢以為池乃作引水長筧注之
於松槽承之以竹竿或用長松為筧亦可令一小童坐井邊斟水

以灌之亦是綽給其省費大矣○伐石之法須於最近
之山剝山取石既斷既斬用起重小架以起之用游衡
小車以輸之亦省費矣○陶瓦其作窰須令踈直勿令
偃伏使烟焰直上則薪少而燔多矣夏至之後土潤溽
暑瓦多苔露宜於春分之日作窰起功不可緩也燒瓦
宜在迤處瓦既成勿令預輸但於本處監守及至蓋瓦
之日調叢吏奴及邑中童穉令自瓦所排立至于新屋
之上井屋預大約一丈之間每立一人於是甲者取瓦
一枚以授乙者乙傳于丙丙傳于丁噤噤為聲右受左
授首尾相續狀如流雲以并于屋頃刻而畢無一破碎

其省勞省費多矣若不如此一搭所負不過二十屨經
措置破碎者無算多人往來休歇者難禁故勞費十倍
矣○鉄物之費最難防奸宜別選廉直者任以此事既
實任取一塊秤為幾斤仍於面前打鍊為釘又重秤之
可知每斤所減幾兩於是釘鐸錫皆認斤兩此之原
質所減有率不可罔也○調丁之法宜以吏奴為主民
丁為助始事之日悉召文武将吏奴隸之等諭之曰此
屋誰之屋也收是旅人不知明年又在何處斯宜收之
屋耶既野人烈日甚雨曾莫小衣斯宜庇之屋耶父
傳子承晷花雨蔭者非汝等而誰也汝等之屋使我獨

勞使既偏苦有是理乎老校老吏可以鎮木斧錘之時獨有鎮木者
少校少吏可以引鋸奴隸等可以運輸可以斲斷而弱
者休番健者長立賤者貧者餼之以饑午勸之以歌董
之以撻役夫不足慮矣通計部民富戶役二日編戶役
一日朝來而夕歸者役之以身居遠而經宿者防之以
錢二十五葉不可加也其或身赴者不可却也醉而閑
者罰役二日毆而傷者罰役三日豪而毆者罰役十日
凡有罪過其可罰者罰之亦足以添丁矣○治簿最宜
詳慎其財之所入錄之唯謹費之所出錄之唯謹印之
署之報于上司以憑日後俾無証蟻焉可也○俗例落

成之日普請父老富民安排宴筵宴畢出紙受書以鈞
扶助之錢此天下之賤格後必有言切不可蹈也

牧民新書卷之三十一

泃水 丁鑛 著

修城 工典四

修城浚濠固國保民亦守土者之職分也
月令孟秋坏垣墻補城郭仲秋修城郭修倉囷孟冬坏
城郭戒門閭考諸春秋築城之役歲不絕書古法時月
以修者城郭之事也今諸路郡縣之城一築之後經年
閱歲一石不砌一甃不甃遂至百年崩陷填隍而後始
議改築苟以時修之補之宜至是也修城者守土之急
務也

宋余靖出廣西籌桂州新城時儂智高叛南方十有二州無一人能守其城者公乃大其城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守禦之具無一不給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二年八月成曾鞏為之記曰文王以南仲城于朔方宣王以仲山甫城于東方今余公與二臣等矣

李甫之知瀛州時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大雨倉儲暴露雨止公請於朝得羨卒餘財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乃籌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又以

其餘力為南北通道人去汙潦即于夷塗

曾南

晉陵張公知信州六月乙亥大水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之錢收佛寺之財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五司理之獄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有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

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其經費

卒不出縣官之費

曾南

黃幹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

先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
 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循言十段兵五千人役九十
 日而計人六產錢起丁夫富戶多出丁夫通役二萬夫
 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一休六日一休一時至秋
 漸殺其半六日為三日一時為半時幹日以五鼓坐于堂濼若官入
 聽命以一日成算提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
 干分布於某人料分令各不相混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
 料副其所使用某料善民以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
 幾日錢米以計人口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等城之料用錢
 監未鑄之錢事畢還之○按等城之法莫詳於此條凡

等城者宜倣而行之然此亦土城故以鉄杆等之也
 新羅金仁問武烈王時為押督州今度總管等障山城
 以設險錄其功獲食戶三百戶
 高麗金乙權為平海郡守郡因倭寇人物散亡乙權安
 集餘民築土城以備寇邑人賴以復業至今稱賢○於
 世麟為蔚珍縣令歲季連年倭寇人民流散閭里荒墟
 世麟修葺城堡撫安流民流亡四集
 閔寅為清河縣監等邑城設義倉李符詩云清河之為
 縣僻在滄海旁田疇與戶口蓋不下富昌一自倭竊葭
 粟耗日相將閭井與丘隴久為桑柘鄉縣官等城郭萬

戶置符章列船泊介浦水陸軍威張流七四鳩集冊鑿
安其常閔侯吾故人視事三載強服膺恤民隱慨然復
義倉又從之廨宇稍備廳堂賓客安寢息吏浴免飢
荒由來守令職以此無他方

金祐為星州牧使舊有土城雉堞傾圮羅閣凡百有餘
間皆以村戶保守民甚病之侯申報于監司十月始事
三旬而城成

柳公綽為杆城郡守朝廷命沿海郡等城以備倭公以
役巨丁少謀請郡父老計民田多少授役有差至誠勸
諭為酒食令民負石以就饋少壯男女譁呼趨赴不數

月而告訖城甚堅完

退解

兵興敵至臨急築城者宜度其地勢順其民情

齊垣崇祖為豫州刺史歆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
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
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
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等長圍則坐成擒矣乃於
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魏人果攻小城
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
數魏師退走

高麗李得辰知善州洪武癸亥五月倭寇闖入州境焚

州廨得辰保觀心坪寇退等邑城以守寇不復至邑人
德之鴈真以祀

高麗許載守吉州九城之役女真來攻載勵士卒一夜
更籌重城以拒之虜乃退後又擊女真于吉州關外斬
三千餘級獲其鎧仗以功遷雜端

金鶴峯誠一為右監司在晉州修壘石城多置砲樓賊
不能破城本四面據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
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列城外竹林作大東鏢列自蔽
以防天石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八日
而城陷

閔汝儉為郭山郡守時朝夕待變公曰為臣事君豈擇
險易當死則死而已既至即籌凌漢城以為郡治等時
親負土石吏民爭先趨事不閱月而成待變謂清
兵將至

閔聖徽出樓關西新經大亂有欲棄清川以北為退守
計朝議特許之公上疏極言不可請修義州城池以峻
關防退守之議竟不行公又請於朝籌白馬鈎山慈母
三城然後造室屋具田疇而廂遺民以據之
城而不時則如勿城必以農隙古之道也

春秋書城者二十九其不時者二十三聖人之戒不時
如是也時可弗問哉若游手是役雖春亦可也

方克勤為濟寧知府感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
方畊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
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羅我役使君之力孰
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明史

古之所謂築城者土城也臨難禦寇莫如土城

梓士曰等疊石曰砌累甃曰甃字義各殊詩云等城春
秋云等城以至蒙恬之萬里城皆土城也晉語稱城不
浸者三版者夾等之層板也石頭城本亦土等中
改為甃義興時別以石砌為城故特謂之石頭城華語
石頭石城之掃軍可知矣延州豐林縣城稱赫連城即赫

連勃之所等而史云其城堅密如石劓之出火則亦上
城可知也今之甃城表裏夾等層之包裹勝於土等而
東人不知燒甃在所不論至於石城則不唯勞費浩穰
實亦不能耐久不能拒敵外剛內柔虛臨生穴不過數
年春融夏滂崩塌相續然且賊知攻城之法者負巖窺
之甲鉅鉄龍之爪挖其根而衆挽之則頃刻而崩特安
所用之故外寇有警朝夕待變者宜急治土城若邑治
可守則因其舊而葺之若地勢平行不可捍禦者宜揀
蒜峯一區凡凡然自高不被俯瞰設堡等城其低平處
約高數丈厚可丈餘上設九箭之次其阡絕處只高一

丈厚可半之上無女牆亦可以禦寇也○其地勢峻急而人力單弱不可等城者只就外面削土為壁而使如城面名之曰斷崖城亦足以為一時之計春澗夏滂土面酥解則再削一番蔑不可矣○其地勢虛陷無可憑據者先樹密柵乃填以土亦可以為一時之計凡寇難皆一時而已不必為長久慮也

堡垣之制宜遵尹耕堡約其雉堞敵臺之制宜益潤色

尹耕堡約曰堡制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內容丁眾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則堅直不如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直全粘沒喝一

觀汴城便謂易攻也○按堡制但隨山形屈繚彎曲然雖一弓之城若無雉堞不如無城我邦之城都無雉城唯於埤堦略穿炮穴將安用之賊密附城根挖出石頭雖擲石灌油皆不落賊人背上矧九箭我門之左右復作曲城以代瓮城其無門之面亦設曲雉其兩雉之間要不過五六十步令箭凡相及然後附城之賊乃可禦也○曲城之上預設陀屋亦名曰賊臺其在四角者曰角臺但以土堅勿用草苫預備草苫值雨則覆之乃無火箭之憂也尹耕堡約曰圍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

臺宜多，則護垣為易宜高，則四擊不礙。先年余甫
敏公論塞垣敵垣曰：每一里一臺，以為初擊不下三百
步，夫火力能及宜能一，盡中，空過寬來往解力矣。
夫臺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為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夫
抵兩空不得過五十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縮頭而入者，
亦須量勢為治，必使相及。若一面只等一臺，不論遠近，
出入夫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為虜棄矣。○又
曰：今時民堡敵臺全不如制度，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
直，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墜土兩垣之
間斜附而上，地置既繆，天道皆斜，臺以護垣而夫石不

及何以為守。○按尹氏所論精矣，然量勢處通非筆舌
可盡。又如地勢或其一角平行一角險絕，其角宜一短
一長，並詳民堡議今姑略之。

其在平時修其城垣以為行旅之觀者，宜因其舊補之，以
石

茶山筆談云：南徼沿海之地，其郡縣諸城無一可守，不
足修治，但其崩缺破落，令人悽惻，宜補缺續斷以為觀
美。若是者，砌石為垣而已。其瓮城炮樓敵臺敵樓弩臺
舖樓懸眼漏槽等禦寇之制，不必備具。若晉州蔚山兵
馬之營，寧遠定州叢邑之城，雖本石城，宜備禦寇之體。

茅元儀武備志及唐順之武編其制頗詳宜按而行之
又云東人取石之法必石之全身露出地面然後方認
為石故凡為城役臺役者多取石於十里之外不知石
者山骨也何山無石何石不城宜於即地利山以取石
不必開闢然遠求也 先朝城華之役始求他山之石
睿算通悟竟利巒峰乃全山皆石也以此為城綽有餘
裕斯可以驗之矣其或不得不遠求者宜作起重小架
以便起石又作游衡小車以便輸石其說並詳於華城
籌畧 先朝御定文字 見私齋全書 今姑畧之

道路 工典五

修治道路使行旅艱出於其路必良牧之政也

周禮秋官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凡道路舟車
擊互者叙而行之 擊音擊車 凡國之大事此修除道路

者 以謂排比 以操亭 夏官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

○按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諸侯經涂七軌小都經涂五軌鄭注云一軌八尺 兩軌者

之間相距 則七軌者七仞也五軌者五仞也郡縣之制

宜蓋有殺今擬城中正路其廣三 初若公州全州等監
都城外之路其達于隣邑者仍廣三仞其抵大材者宜

廣二田其田間小路宜廣一田其不能一田者並宜嚴
飭使為一田毋敢侵割乃可以通人行也○每見吏校
派出董民治道者鞭背蹤腫左顛右踣烹鷄擊豚閭里
騷然富戶則受賂而私放貧佃則枉役而偏苦牧宜知
此功勿差違其或不得已違之者宜三令五申嚴戒
飭俾勿橫也

宋張希顏為萍鄉令范廷賞自豫章入都張詠問曰汝
道見好官否曰萍鄉令張希顏雖不識面知其為好官
也昨入境野無惰農肆無遊食糶果於驛傳治夜宿邸
次更鼓分明此必善作官者詠笑曰張君固善足下名

知人即日同薦于朝

柳子厚興州江運記云興州之西崖谷峻隘十里百折
負重而上者若蹈利刃顛踣騰籍血流棧道若是者綿
三百里御史嚴公至轉巨石外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
鹽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西鄙之人以刊山導江之
事刻于巖石記德祀公

歸融為梁州牧新修驛路劉禹錫為之記曰駟遠之道
歎危隘束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買
餘力懸隨山刊木之傭募其力揆鑽鑿撞柘之用庀其
工具舁輦畚鍤之隄膺其要鑿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

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徒至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
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
黯董之自褒而南踰利州至于劍門次舍十有七同節
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
石萬狀坳者堙者兀者鉅者磊落傾欹波翻歟薄熾炭
以烘之嚴醃以沃之潰為埃煤一簞可埽棧閣盤虛下
臨谿衍層崖峭絕柄木互鐵因而廣之限以鉤欄狹徑
深徑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駟宵夜不
或鄙曲裒層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
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孳行者家以安貨行者不有

病徒行者足不繭乘行者號不刑公談私詠溢于人聽
○案醃者醋漿也凡除石之法既熾以炭乃沃以醃則
石化為粉與石灰之得沃而解同其理也

陳克佐為河東轉運使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
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太行山當河東
河北兩路之界吾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
此也吾豈為今日利哉

陳鋼為黔陽令縣南山之屋官道數里徑路狹穿夜行
者多墮屋死而石堅不可鑿鋼督郵兵積薪燒之淬以
醃醃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便之

徐九思為句容知縣，東西通衢七十里，塵土積三尺，雨雪泥沒股。九思節公費，甃以石，行旅便之。西山筆談云：歷觀前史，若歸融之通鈞閣，陳克佐之通太行，皆鑿破天荒，使成夷衍。而吾東則王城部內如牙，擊現即西江路，葉店現即龍山路也。米粟委輸，轂擊肩磨，而一石不拔，一泉不淪，鑿之，蓋之，著足無地，汨之，滑之，旱天常薄一過，此嶺即疏泥所趨，祀於畫汚。國中如此，況於諸路乎？嶺滿厓踣，悉因天造，每云吾東地勢崎險，無以行車，豈不嗟哉？或云：關防之地不可削平，亦適言也。關防之固在於設險，或城或堡，以守要害，未

聞以道路崎險為關防也。壬辰之賊，咸由身嶺，豈其崎險不足以然也？車馬不通，商賈不行，物貨停滯，無以化居，皆不治道之罪也。

大明律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其穿牆而出污穢之物於街巷者笞四十。

大明律凡橋梁道路州縣佐貳官於農隙常加點視，修理務要堅完，平坦若損壞失於修理，阻礙經行者，提調官笞三十。○若津渡之處應造橋梁而不造，應置渡船而不置者，笞四十。

橋梁者濟人之具也天氣既寒宜即成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無病涉也○按十一月者今之九月也十二月者今之十月也夏令云孟冬民梁月令孟冬謹閑梁要之霜降之日宜即發令俾修徒涉之杠立冬之日又即申令俾修車馬之梁未可已也

薛宣為陳留太守多善政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還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業行舍中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問宣不答

杜預以孟津浸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眾論不可及橋成上徒百官臨會舉杯初預曰非君不立也

王易周四鎮皆有善政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何遜於揚州城南起萬歲樓以望鍾山樓下橋即萬歲橋也

陳希亮守宿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自此汴汴皆飛橋

李正通知貴溪縣作上清橋朱子為之記曰貴溪之水以舟楫為三渡有小航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邑人欲

為浮梁李君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
姓聞之有以鐵為連環巨鉅以獻者有損其竹林十餘
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佐之者於是李君乃相大
濬二渡之閘水卒不滿者以為惟是為可久遂以紹熙
三年六月始事民惟趨之不百日告成兩厓而甌石為
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修九百尺
比舟七十艘且眠水上下而時損益焉

楊某知黃巖縣作浮橋名曰利涉橋葉正則記曰橋長
千尺籍舟四十欄筒絳索隄其兩旁相圖後狃訖三十
旬斤鉄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

擔負而容之途皆建於橋西北燕採携挈而民之市皆
趨於橋諸公過天台陟厲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
矣蓋奔凌爭舟傾覆蹴踏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屢肆
烟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

王源知潮州城東有廣濟橋歲久圯壞源歛民萬金重
葺之會杖一民死其子訴於朝並以葺橋為罪逮至京
罪當贖徒潮人相率叩關乃復其官久之乞休潮人奏
留不獲祠祀之

田鐸謫知蓬州東南有江州八十二頃為豪右所據
鐸悉以遷民建大小二十四橋又鑿三溪山以便行者

○按一統志二十四橋本在揚州今田鐸倣此為之
全司書叙九為海南縣監縣有大水歲為民患公為之
砌石為防仍於水口作石橋下為虹蜺既輦而後邑人
樂之方其任橋之日公便服日坐橋遣親董土石民不
敢少懈

鄭判書民始出按湖南全州府南之水歲、橫浸橋梁
屢圯民甚病之公為之砌石成橋下作虹蜺水門三道
行旅皆便之○案咸興之萬歲橋宜亦石砌而自古以
來憚於浩費鋪以長板率被漂失年、改造大為民弊
誠可嗟也古者僧徒樂為此事先輩文集多橋梁募緣

文今僧亦襄無能為此

津不闕舟亭不缺墩亦商旅之所樂也

酉山筆談云原州之開若津有笨夫看津自補士族不
肯濟人商旅過者討船價倍於他津乃肯濟之若游士
清裝不可討錢者即藏船于巖底終日不應如此之類
亦責在民牧凡境內有津渡者宜榜諭申嚴其討錢倍
多者及喚之不應者嚴加糾禁又如窟樞優婆不正之
類毋得接濟使入境內則歌誦載路而聲聞以遠矣
酉山筆談云五里一亭十里一墩所以導人于行也五
里立一柵楹十里立一墩人四嚮道里地名村名刻之

唯詳亦行旅之所說也但吾東道里尚冒天荒西路之外縣不尺量所謂十里者或加五里所謂一舍者或加二舍初行者多狼狽頓頓宜以六尺為一步十步為一畝三十畝為一里積五為五里乃立一椽倍五為十里乃立一候斯為得之矣

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兩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勸部內當候處植槐木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恠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之於是分諸州道路一里植一木十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焉

店不傳任崩不擗輪民可以息肩矣店不匿奸院不恣淫民可以淑心矣

茶山筆談云傳任者旅店之巨弊也

俗以傳任名之曰路卜

諸營

裨將諸邑冊客瞞其主爺束其私裝纒出衙門便行鞭扑甲店不支一負此裝即乙店丙店順風之勢不令行感此路一開傳相慕效郵吏道掌土豪蕩子領一僮奴頭戴氈笠莫不招呼店首鞭背蹴雅以督傳任夫王者輸其貢獻循莫如此差役免役其法屢變今匹夫賤人乃為是乎牧之在孔路者宜報上司受其榜諭嚴行禁斷另差能幹者伏於店舍伺執一箇報使懲放此風其

少戢矣。○嶺路擡輪之氓除其烟徑使應此役本欲接
遇使臣禮待鄰官乃營裨冊客土豪京奸咸以私威擡
輪荷輿捉諸南畷驅如伏鷄批頰掉髮困苦萬狀牧宜
知此嚴行禁折自我子弟步踰此嶺耳或不得已使用
者酌定肩價印出完文給每一天踰嶺給雇券錢使之揭壁唯使臣
牧臣裨將之外皆給肩價自我為始雖大夫人室人之
行凡擡輪踰嶺皆給肩價則殘氓其少延矣
大明律凡各衙門官吏及出使人負役使人民擡輪者
杖十六。○按中國之法雖官負出使者毋敢擡輪况於
白徒之私行乎

茶山筆談云久居民間民之情偽或知之矣凡盜所隱
皆旅舍也誠以淨塢潔村難於投迹生面一露傳相指
點故朝匿夕綻不可接也唯是旅舍四方之人莫不淹
延故其藏身為便耳盜黨之法迓店匪奸千里連環一
有緝捕即嘍囉小卒星夜飛盜使之逃躲况店主壚婆
無非窩窟縣校管校都是締結血脉流通無所停滯如
之何其詞捕也牧宜知此榜諭諸店毋敢匿奸日後有
或捕盜於某店即店主明為盜黨嚴行鉤問一應根派
不明行止不正者毋得住接則盜患其小息矣。○站院
之村其或殷實者秦豕為酒恣其淫縱馬弔江牌優婆

密俚歌呼噉噉俗用頑惡收宜知此嚴行禁斷犯者勿赦

路不鋪黃畔不植炬斯可日知禮矣

茶山筆談云御路之脊鋪以黃土未詳所始或云蒙太

陽黃道不知然否奉使臣入郡縣另以黃土一畚馮于

兩旁亦自五里亭松館舍而已法至送痘兒亦用此今監

司巡歷直用御路中黃之法又凡炬燎唯動駕有

植炬今監司巡歷皆用植炬樹之路傍不令此王章也

設之者為調受之者為僭不可因也

匠作 工典六

工作繁興技巧咸萃貪之著也雖百工具備而絕無製造者清士之府也

魏中孚為永川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製用之物

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為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

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

供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矣○按此賢牧之所

宜法也余故曰大貪者必貪

商則任廉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每令丞舞皆動

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官亦動手尉一

簡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此謂工作誅求之事縣令一動在下者一時俱動也為民上者宜知此理一指不可動也

呂東萊祖謙為楊州漕官所居無几案以竹縛架向上置書冊而晝夜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案東萊天性好儉故如此然公廨整飭恐不心傷廉也

崔潤德為秦安郡守所佩矢箠銖壞工以官銖補之即命還解所補銖其清白類此

閔汝儉為郭山郡守馬鞍弊壞禰請改曰鞍是戰具公曰尚者倭變遇賊而走者豈馬鞍不完之故哉常擐

甲戴胄以終日夜則枕藉而卧至於額櫛而終不釋李守一為統制使前後為是任者日役工匠造作奇袤以事權貴其費月以千計公悉罷之軍儲之名存案無者皆驛間贖免列邑使之公嘗惡債即芟首之習終不以一錢尺帛問遺當路○案野史云李忠武公舜臣為統制使日令工人打造熨刀交刀佩刀之等問遺權貴蓋欲保其職位以成平賊之功其志不在於論事也後人遂以為例至今猶然若是者原其本意更高一等不可循常論也

金孝誠居官清白其妻李氏每自官歸戎婢御悉還兒

用之取辦於官者及家吏以行厨用餘獻之卻不受曰
此非公志也既寡從子就養赴郡縣恒以二弊籠隨身
請易之不可口吾於夫子時徧諸邑三十年所隨惟此
物今人與物俱老何忍棄之

崔良齋奎瑞按節湖南崔明谷錫昇訪其政於湖南人
荅曰別無他事一路之人只桶三間謂簿牒間工房間
妓樂間

清脾續錄云客入官府見庭畔設木柜三四具方曠大
牛皮各一張如雷鼓之面令官奴且油且磬入見丹房
方造荆筍五六對令僧人且塗且削一面坐巧匠數人

造男轎女轎檠籠髻盤之等且鋸且鏤以象雲氣一面
坐鞦人兩個造彩鞋雲鞵水豹之囊入其室坐銀匠一
人造釵釧鏤佩玳瑁梳刀女刀之等即知主公貪賜墨
肚沈于女謁不可語之以糞黃之事便可回身出來不
可留喫夕飯以分其罪業也

寒巖瑣語云荆筍

俗謂之担籠

檠籠髻盤革筍之等皆俗吏

之所興作而智者之所竊笑也凡官造之物費多而品
惡誠論荆籠一物大亦一駄小亦一駄其中所入不能
為半駄以籠之故遂為一駄千里運輸其駄馬之價不
下廿兩然則此籠一駄其工費之外駄價十兩也苟以

此錢質之京市可得四駄徒得貪鄙之名而其索愚近甚矣買得麤布作為大袂以裹歸裝則馬數半減而不失清士之名不亦善乎○又論髹盤一物其工費倍於京質而草索纏脚駄之馬背店門低小觸則必碎驅者呼泣頌者吃喝四隣咸聚以觀此事咸曰某邑貪則貪矣但賣髹盤足為一產天下之羞辱可恥有甚於是者乎他物皆然凡工作皆非計也

茶山筆談云羅州有所謂木物差人歲以軍校為之此人例蕪十二島之主人歲收禾麥六十餘石十五斗為一石魚鰾海菜綿絮之等誅未無厭又以錢防之徧訪諸路凡

軍校之餼無以踰是也乃府中工作所需奇林文本及其雕刻之費皆此人供之故別無贏衍嗟乎浚劑民膏以肥一校使防工作之費非良牧之所宜因也

設有製造毋令貪鄙之腸達於鬼血

茶山筆談云余觀古咒其銅甚薄余觀古書其紙甚薄

近世貪風日熾銅咒之重視古三倍銅匙尊如斧頭書口小者不可舍

紙之重視古一倍其書項書足又皆數寸其大如戶籍大張試問其故乃曰

他日匱乏將以發賣本質重厚其價必高也嗚呼立心如此顧安能永享其福此二事余甚恥之○又曰摺扇簡紙摺者名曰簡紙比古絕大亦一弊也余觀古畫帖

其扇畫移附者摺痕不過十疊長廣容於小帖如今之
吾扇觀古書帖簡紙之長不過周尺其潤倍之書辭簡
畧而敦厚忠實之氣溢於辭表近世扇長齊臂其骨五
十簡紙之長視古倍蓰而其厚如牛革光滑如鷄卵筆
蹉墨溜無以成字亂籒長服逞其豪氣而溫厚之色都
無一點皆陋習之當改者○扇宜復古簡紙宜潔勒薄
紙長不過周尺一摺之廣宜至四寸斯雅潔矣此亦勸
廉之一助庠連言之

李宗爽為綾州牧使應旨陳疏 批答曰扇政聞甚痛
駭爾邑即藁爾十室而以竹斂民歲過千兩爾所謂他

邑可知嶺南又賦者誠然矣扇政胡大事也年前閩飭
其效蔑如寧有如許紀綱如斂之錢已受者還給更犯
者重繩至於青大竹一簣之費殆近數千豈不欲聞即
獨除而取溢和葉實有開鎖之奇自多波及雖難全減
許令爛商稟處

凡冠用製造者宜有印帖

此條見上

銅冠有匪之邑其官定之價或從輕薄吏奴掌工者憑
藉官令私自打造或內舍冊房私囑首吏打造無節皆
取怨之道也○上官之初宜指諸工人入庭約曰自今
官造銅冠必有印帖乃肯打造所受本價汝其手錄以

資憑考○印帖式甲子二月初九日官造帖第一行鑰
鉢一事重十兩五錢第三行鑰大標一事重八兩第四
行鑰小標五事重各二兩第五行首奴得孫當中踏印
既造匠人金益詰自書其名逐行錄價○他鬼如錡釜
鍤鉶瓷鬼瓦鬼皮鞋皮鞵柳筍之類皆用此法

作為農鬼以勸民耕作為織鬼以勸女工牧之織也

昔漢趙過作為耨車耨斗以教播種之法皇甫隆又為耨犁以教煉

民而民力大省農篇已見初皇明陳幼學知確山縣造紡

車八百餘兩以授貧婦史見明此皆前人之芳徽也况今

奇鬼妙用後出者益巧而唯獨吾東之民漠然不聞牧

於為政之暇按法運息作為農鬼織鬼以教民省力不
亦善乎利用厚生次於正德為天地間三件大事聖人
其知要乎龍尾玉衡缸吸鶴飲之法行則旱天枯槁終
日酸臂之苦減矣轉磨轉碓之法行則磨麩舂米盡室
照息之勞除矣風碓輪激之制講則其運水激水不難
矣颶車攬車之制講則其去塵去核不難矣挽繩代耕
之制講則牛疫不足畏也斯皆民牧之責不可忽也其
制並詳於儀象志武備志奇鬼圖說諸書今姑畧之
葆菴李基讓奉使入燕購剝棉攬車一輛獻之先大
王令五營門各依樣製造頒于八路既造未頒而仙

取井避其事遂寢余觀其車兩軸一木一鉄而鉄有細
溝衣如軸頭無螺螄轉有十字風輪人坐倚上手轉軸
柄脚踏橫槊則十字風輪奮迅回幹大約一人之力日
可到二百斤棉其省力大矣其鉄軸一枚
尚在余家
作為田車以勸農務作為兵艦以設戎備收之職也

魏顏斐在京兆屬縣民多無車牛斐課民以閒月取車
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
牛始者民以為轉一二年閒家有一車大牛魏畧
田車朴陋造之極易顏民未之見矣以之運草以之輸
糞以之納禾稼則一車之載可敵四牛豈不省力車之

所以難製者為輻車也橫板一立條二以成卍字當其
中而貫軸補其周而為輪則不費半錢可成一輛乃輅
乃輿以為田車不亦善乎○沿邊郡縣其為戰艦兵艦
者或值修造之年宜躬監其役務為便利趨捷堅完以
備實用若有警急用在目前者宜博考新制期以破賊
又必油灰脰縫乃不穿漏也

李民秀為海南水軍使創造車輪艦送于備邊司請頒
式諸路不報其祖李忠武公舜臣創造龜艦以禦倭賊
可謂繩武之孫也○按王鳴鶴登壇必究云宋楊么劉
豫負固不服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瓊山立璿

謂楊公之舟以輪激水無風可行者此也茅元儀軍資
之篇有所謂車輪舸詳著尺寸仇俊卿亦云車舸之制
令軍士前後踏輪舟自進退中流上下回轉如飛又元
史阿朮傳宋裨將張頌張貴裝軍衣百艘入襄陽阿朮
攻之頌死貴乘輪般順流東走由是觀之中國用兵之
家講行此法其來久矣

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盡陷於
木中不可補盤故得以為奸一日元至般場命拽新造
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財十分之
一自是立為定額

講燒甃之法因亦陶瓦使邑城之內悉為瓦屋亦善政也
唐韋丹拜洪州刺史始教人為瓦屋召陶工教人陶聚
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佑不取贏利從而免其賦之半
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卑之財載食與漿親往
勸之為瓦屋滿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
暑濕則乘其高

朱某知陝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
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民之列處竄廩區井無異位
一室之內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歲常火災
俗信鬼神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公治是州始伐樹木

增城柵甍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
廩異人畜以變其俗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
書樓飭廳事新吏舍歐陽脩為之記

量衡之家異戶殊雖莫之救諸倉諸市宜令畫一

考工記粟氏嘉量改奠金錫量衡者冬官之職也謹權
量審法度武王以之同度量均衡石月令重之此是王
者之大政今國中之度量衡家異戶殊一縣之長惡能
正之唯我四境之內其商賈之尺悉收之軍吏受布之
尺悉收之考五禮儀所刊布帛之尺準之為新尺若長短大
縣則就所用之尺其商賈之尺悉收之倉吏受糧之斛

悉收之執其中制準之為新量不可以大變商賈之衡悉收

之官吏受棉之衡悉收之執其中制準之為新衡以之
交易以之出納抑所宜也然必治化洽民而後乃可為
此若新益紛々只益騷擾惑民聽也唯倉斛不可不釐
正凶年市井不可嚴察也

北史趙斐為冀州刺史甚有感惠而市多奸詐斐為銅
斗鐵尺置于肆百姓便之

大明律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
斗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
法者杖七十提調官失於校勘者減一等知情與同罪

○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雖平而不經官司校勘印烙者答四十○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斛斗秤尺杖支官物而不平者杖一百

補遺

洪處厚為義州府尹民俗皆茅屋數有大患公用唐韋

丹故事以導民自是民多瓦屋而邑無火患此條當在救災篇

魏顏斐在京兆屬縣民多無車牛斐課民以間月取車

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猪狗賣以買

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一車大牛魏畧此條當在

